

郝亞雄十不死

平津太原迭遭慘敗

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，汾陽郝亞雄實爲其流亞。

民國二十八年夏天，我從重慶飛香港，再由海路乘輪船北上，督察華北敵後工作。中秋前一天，天津組織被日本憲兵隊破壞，天津區區長曾澈、組長陳資一被捕，繼任區長倪中立也被捕。一個月後十月二十四日，北平組織也被破壞，北平區副區長周世光、組長陳國瑞等被捕。我先一星期離開北平，幸免於難。

十一月我從綏遠經大同赴太原，大同組組長張靜齋（存仁）兄開設一間腳踏車修理店，以爲工作掩護。留我多住幾天，有說不完的往事，吐不盡的憤慨，相談兩日，一別竟成永訣。

我到太原，住在王家巷二號山西站副站長李繼先（希紹）兄的寓所。李爲前山西醫院院長，活動力很強，交遊頗廣，以僞山西省政府衛生處的職務掩護工作。

山西站站長爲軍校第四期同學薄有鏐，小心謹慎，工作努力。郝亞雄住五福菴十三號，主持山西站的交通。他在崔家巷六號開設有義成信貨棧，獨資經營，也作爲山西站的接頭機關，後果如何？他毫不顧慮

因爲工作關係，郝亞雄幾乎每天要到王家巷二號一趟，所以我們天天見面。那時他已五十一歲，我祇有三十四歲，比我大了一十七歲。他以五十一高齡，愛國心情那樣熾熱，工作精神那樣旺盛，令人欽佩。郝亞雄不計名位，不怕危險，氣概激昂，視死如歸，得未曾有。

當時華北各地的經費，由重慶匯到天津英租界總會計葉震，再由各站組派人到天津領取。

在敵區行路很難，人人視爲畏途。山西站的經費，都由郝亞雄赴天津洽領，他來往敵區，不把日本憲兵隊放在眼裏。有時現款攜帶不便，必須購成貨物，運回太原，再把貨物變賣，換回現款，好像眞在做生意，其實賺出錢來，涓滴歸公。

修理電機所需要的器材，有時在太原購買不到，必須到天津採購補充，也由郝亞雄一肩承擔，他從來不顧慮購運電信材料，假如被敵人查出，發生危險。那種勇往邁進的精神，真是老當益壯。

我在太原停留半個多月，爲時雖然短暫，了解郝亞雄的工作精神，的確十分難得。

抗戰軍興，二十六年九月，戴笠先生奉准在湖南臨澧設立特警訓練班，招收各省愛國青年，以應擴展戰事工作的迫切需要。十月派梁怡亭和王介夫（和衆）到山西招收學生，郝亞雄聞訊，認爲全民抗戰，救亡圖存，人人有責，愛國絕不後人。除命其年僅十五歲的長女郝采蓮參加受訓外，自動協助王介夫，張羅招收工作。他宣傳介紹了不少山西青年，到臨澧訓練班受訓，使山西青年能够向外發展，出力不少。

二十六年冬，郝亞雄親送愛女到鄭州，乘平漢車南下，轉往湖南。他由王介夫介紹，參加軍統局工作，在漢口和戴笠先生見面，鼓勵有加。時太原業已淪陷，郝亞雄奉命回太原工作。返回西安，從晉西轉往太原。

因爲平津失事，波及察綏。二十九年，察綏組織先後被敵憲兵破壞。察哈爾站站長爲僞蒙疆自治政府建設部長楊金聲，站書記張撫之，電台台長張子文，綏遠站站長張季春，僞蒙古軍參謀處處長吳鈞玉、書記關毓華，電台台長張世傑，組員崔公睿、劉長榮，大同組組長張存仁，副組長趙維城都被逮捕，除張季春判了十五年徒刑，其餘都被殺害。

五月山西工作也繼察綏而被破壞，時山西站站長薄有鏐已調北平區區長，離開太原，李繼先繼任站長。先由太原直屬組郭秀峯失事，牽連到山西站。李繼先非常機警，在非常緊急危險中，得能走脫，近似奇蹟，敵憲兵隊和漢奸們詫異非常。組長關清華、甘昌生、胡濬哲、張立鈞、電台台長魏榮及郝亞雄、郝采蓮父女都被太原日本憲兵隊逮捕。

坐牢五年陪斬一次

日本憲兵隊看見郝亞雄體格魁梧，氣度軒昂，又知道他曾經到過歐洲，不是一個平常人物，硬說他是藍衣社的重要負責人，想從他身上壓榨更多的資料，逮捕更多的人。自從二十九年五月十四日捉到憲兵隊

，對他就毫不放鬆，很看得起他。不到一個月，連續審問了十一次，每次總在五六小時以上，每次都要用刑逼供。郝亞雄被打得遍體鱗傷，死去活來。三次被打得死過去，經醫生打針，才得甦醒過來。連他自己都沒有想到，會有這樣的骨氣，能够硬挺下去。他理直氣壯地說：「你們要滅亡中國，我是中國人，當然要愛國，當然要救國。愛國救國犯法嗎？」除此以外，甚麼也不說。

有一天，郝亞雄突然被帶出牢房，和另外三個人上了綁，那三個人他都不認識。他們四個人裝上一輛卡車，馳出城外，馳到小東門外刑場，一個接一個，從卡車上拖下去，準備行刑。郝亞雄以為必死，一路上在想，在漢口看到戴先生，和他談得很投機。戴先生的那種豪爽的態度，深邃的眼光，使他心服口服。他本打算轟轟烈烈地大幹一場，以報答知遇，誰想到同太原兩年，並沒有做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，現在就這樣不響地窩囊死去，真有些死不瞑目，不甘心。

槍聲響後，看看那三個人，一個一個倒下去，第四個自然輸他了。郝亞雄覺得他也倒下去了，爬起來，跟着那三個人往前走，飄飄蕩蕩，糊裏糊塗，莫名其妙。其實劊子手並沒有開槍打他，等到日本憲兵又把他拖上卡車，他才清醒過來，原來他還活着，並沒有死。他被日本小鬼拿來窮開心，心裏非常憤恨，以為日本小鬼侮辱了他，暗自咒罵：「日本小鬼！你們不必用陪斬來嚇唬人，老子早就預備死了，我不在乎你們這一套。」

日本憲兵隊用這種無聊的辦法，並沒有嚇倒郝亞雄，郝亞雄仍然是那樣倔強，他們從他身上得不到甚

麼口供。後來日本憲兵隊弄清楚，郝亞雄的確不是甚麼站長、組長，沒有担負甚麼重要職務，才放鬆他，不再從他身上下功夫，以後不再刑訊，不再陪斬。

這一次事件，牽涉很廣，日本憲兵隊亂抓亂捕，一共逮捕了一百二十多人，鬧得太原風聲鶴唳，人心惶恐。郝亞雄的義成信和義協信的店夥以及許多鄰居都被捉到憲兵隊，經過好些日子審訊，才陸續繼續把無辜的人釋放，最後祇剩下軍統局的同志四十四人。

二十九年十一月間，在山西大學日本軍司令部舉行了一次軍法會審，當庭宣判：郭秀峯、魏榮、關清華、甘昌生、胡濬哲、曲學人、張立鈞、張俊德等二十五人判了死刑，第二天就壯烈成仁了。九個人判了七年有期徒刑，七個人判了五年有期徒刑，三個人判了三年有期徒刑。郝亞雄是七年徒刑，是未被殺害者中間最長的刑期，送到地方法院監牢執行。

坐日本人的監牢最痛苦，白天坐着不准說話，不准動彈，稍微動彈一下，就會挨揍。不能洗澡，不能替換衣服，身上長滿虱子，被虱子咬得奇癢難忍，而又不能抓癢，苦不堪言。到了地方法院監牢，才比較好些，沒有那些不人道的限制。郝亞雄整整坐了五年牢，一直到日本軍閥投降，才恢復自由。

郝亞雄被捕以後，他的義成信和義協信兩處貨棧都被敵人沒收，損失將近十萬銀元。這兩處貨棧，完全是郝亞雄私人的產業，他個人損失，非常慘重。勝利以後，他並沒有向政府要求補償。他說國家多難，被敵人侵略，全國老百姓生命財產損失，無法統計。現在總算勝利了，謝天謝地，個人損失兩個貨棧，算

不了甚麼。豪爽豁達，真是英雄本色。

兩次大戰表現不凡

抗戰勝利，戴笠先生負責主持全國的肅奸工作，這項工作也祇有他能做得通。各地的肅奸專員，由陸軍總司令部派遣。我奉派爲山西肅奸專員，於三十四年十二月，偕軍法官胡金波及十位重慶特警班同學到達太原，工作了一個多月，三十五年一月搭乘華北宣慰使張溥泉先生的專機返回北平，籌備北平特警班。太原一共逮捕了偽省長廳長以下的漢奸五十五人。

逮捕的漢奸，在未送高等法院檢察處以前，必須先收集證據，經過一番審訊，製成筆錄，不便寄押在院看守所，需要設立一座臨時的看守所。梁化之兄決定暫用女子中學，略加必要的設備，作爲臨時看守所。不到一個星期，即已完成，開始進行逮捕工作。臨時看守所所長由霍獻琛負責，郝亞雄任副所長。因爲他年近六旬，不願意担负較重的責任，副所長比較輕鬆些。

郝亞雄不計較名位，副所長他也很願意幹。他說：「當我被日本憲兵隊捉去，關在監牢裏，遭受非刑拷打，過着非人生活的時候，漢奸們正在做敵人的官，趾高氣揚，直接替敵人工作，統治我們的老百姓，間接破壞我們神聖抗戰。現在敵人無條件投降，漢奸們失去依靠。我們勝利，漢奸們必須接受國法制裁，關了起來，由我這個日本軍閥的囚犯來看管他們，多麼富有歷史意義，給漢奸們一個現實的教訓。這不是

做官，是工作，不但副所長我幹，就是看守員我也幹。」

他又說：「漢奸們也怪可憐，我們都是中國人，都是黃帝的子孫，他們接受國法制裁，已經够受了。我絕不存有絲毫報復的心理，不過以我做榜樣，現身說法而已，所以，絕不難爲他們，苛待他們。」因此，太原辦理肅奸案件，臨時看守所對漢奸和他們的家屬非常客氣。除按照司法規定，不能接見家屬以外，送吃的用的都不阻攔，可說是全世界最開明的看守所。

郝亞雄的確不是一位平凡的人物，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傷兵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又坐過敵人的監牢。他曾留學英國，學機械。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，他幫助英國人卜爾德回中國招募五千名華工，到歐洲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後方工作。後來中國組織觀戰團，他擔任翻譯，再隨觀戰團到歐洲，駐在巴黎。

因爲不時到前線活動，被德國飛機炸傷，成了不折不扣，名副其實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傷兵。

郝亞雄著有「十不死回憶錄」。因爲他在六十三歲以前，經過十次應該死而沒有死，活過八十歲，所以書名十不死。其婿申伯楷，女郝采蓮於他八十華誕時，刊印成書，贈送親友。